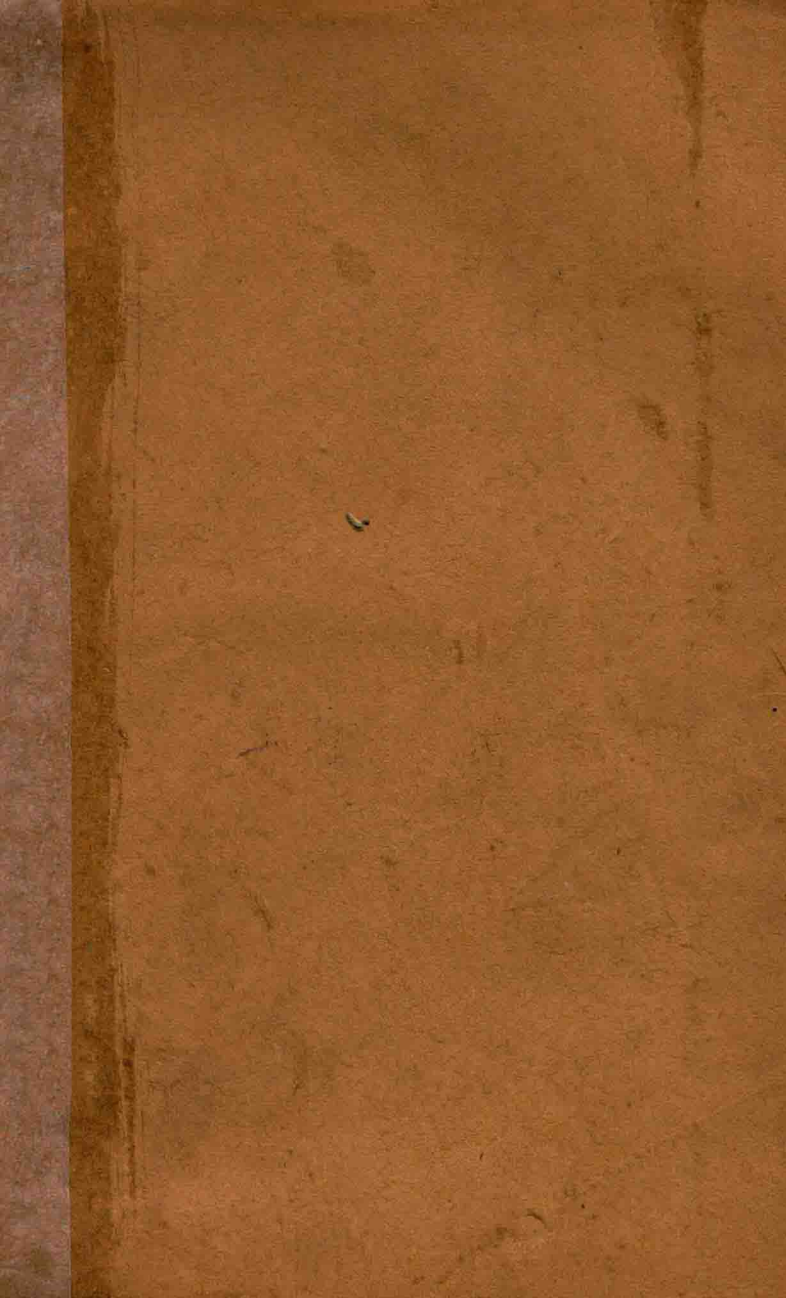


髮
鬚
爪



髮鬚爪：關於它們的迷信

始

導言

我們的時代，是個科學昌明的時代。

但是且慢！西洋人固然可以那樣說。我們中國人呢，對於此處所說的科學，何嘗有過什麼重要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連科學的效果和好處——無論物質方面，智識方面，或精神方面的——我們靠自力或他力所已接受享受到者，雖然不算輕微，却離不能再大，不能再多，還很遠。因此中國人，我們以為，只配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西洋科學昌明的時代。

在人數極多的中華民族之中，的確有一部分——雖則是極小一部分——人的思想，因受西洋科學的影響，起了變動，豈但起變動，簡直起了革命。此外，思想雖然沒根本革命或變動過，然其上也被西洋科學像漆是的塗了一層的人，現在在中國

也一天比一天多。這一種人不幸爲疾病痛苦所磨折之時，許不免「現原形」，然在平日只要他們能少和一般無聊的戚友往來並少聽他們的忠告，於舊思想必已得到某程度的解放。若把以上兩種人聚在一處，把其餘的中國人聚在另一處，來考問這一新舊兩方面的人對於種種事物的意見，我們必將看見一個極大的不同。被我們放入「舊」的倫類的許多邦人，其中誠然有少數的特出者，他們所持的思想竟與所謂「新」人者有暗合之處而較其餘「舊」人者反遠；但是就大多數而論，新思想與舊思想，科學與前科學的思想之相背而馳，是顯而易見的。

所謂「舊」思想的代表，裏面怕不但有我們的耕田的，挑水的，砍柴的，當兵的，縫衣織布，造屋搭棚的，我們的僕役，「鄉愚」，「下等社會」；而且怕還包括——我們很抱歉的說——我們的長輩，我們的財主，我們的知事老爺，總長大人，以及督軍，督軍頭兒等等。我們過去的君師皂隸呢，我們的祖宗和祖宗的祖宗呢，這些人可惜是不能親來應這大考試了。但是我們却不必過於擔憂：因爲「先民」

的「精神」「智慧」，其實並未完全漸滅，隱晦；反之，在許多事物上，現代的舊人——即上方所說的從挑水夫，成衣匠……到知事老爺，總長大人等等——儘可以代表那些去世已久的古人，好像古人真有鬼附在他們身上。

舉行那普天下人鬼大考試之時，我們如其專以大事物爲題目，固然將得到新舊兩派，迥不相同的答案。譬如拿「月中有何物，試列舉之」一題來說，舊派的答語裏面，許有「兔」，「桂」，「蟾蜍」等物，新派的便不能有；又如對於「祭天祭祖是否必要的？」或「奴婢制度，多妻制度，合理乎？」等題，兩種應試者所陳述的意見，也不會不大有分別。但是讀者你，如其有被任爲考試委員的幸福，我們在這裏要向你上一個條陳。我們敢說，倘若你採納它，你必能得到既有實益而且極饒興趣的結果。這條陳很簡單，只是：出題時，在關於宇宙身心諸大問題，自然界諸大對象物，以及社會諸大制度者之外，小事細物，亦宜顧及。這是因爲新舊時代，古今人民，思想之相差，精神之各殊，豈但在大處極其分明，就是在所謂小事細物

上面；也是異常的顯著啊。

易言之：不但古今，新舊，科學與前科學時代的人之宇宙觀，社會觀，歷史觀，道德觀，宗教，技藝，生理，兩性，乃至氣象，日月，山河，災變觀……都相差甚遠；小如灶觀，門觀，嚏觀，耳鳴觀，盆兒觀，罐兒觀，大小兩便觀，那兩種人所持的，亦復大相懸殊。

貴考試委員，也許搖頭不信。

但是我們能拿出證據給你看啊！

貴委員也許還搖頭，並且說道：「即使你所說的盆兒觀，罐兒觀，同什麼大小兩便觀，在各種人中確乎不同，但是這能算什麼？還是考大問題要緊！例如宇宙觀。」

『不然啊不然——我們抗議。豈但小「觀」有大不同而已；而且前科學時代的人的小觀，盆兒觀罐兒觀也罷，大小兩便觀也罷，實在處處與他們的生活有關——』

與他們的宗教，道德，醫藥，兩性生活……及其「觀」有關。而且所謂宇宙觀，豈不就是盆、罐，大小兩便，加上許多旁的事物的總觀嗎？

話說到這裏，我們的貴委員的心，大概比以前要活絡點。如其他是一位哲學家，或竟疑心到上面的末一句話是專爲「刺」他而發的。我們豈敢這樣的放肆——如其他在端茶送客之先，肯說：『那麼，就請你遞一個簡明理由書來會，聽候查核吧。』

全中國古今人鬼大考試，假使真有舉行的可能，頃所說的理由書，我們很願意立即起草。但是誰不知道，這純粹是想像之譚。研究古今人的行動思想，非並不能；不過是那真能見於實行的研究方法，却不能是那樣的簡便，有效，和那樣的聳人聽聞。是的；我們所真能見於實行的研究方法，較那想像的「大比」要慢的多，困難的多，也少把握的多。關於有史和有史前的古人之部分，須從他們所遺下的文獻（或器物）等等，下手研究，關於今人的，須從民間去採訪調查。研究人的世界觀如

是；研究他們的盆觀罐觀亦如是。

現在我們確要揀出幾種小事物，在本書中，略用上述方法敘明我國古今前科學時代的一般人，對於他們的看法和動作，若與開明時代的相比較是怎樣的不同。這一次用爲研究對象的三種東西，請放心，倒不是盆兒，罐兒，大小兩便，而是題目上所寫的，第一，髮；第二，鬚；第三，手足的爪甲——都是長在人身上的東西不是？

而且若拿來譬如四肢，頭，頸，口，目等物相比，那三件東西豈不還是人身上關係較輕的東西？喪失了一點鬚髮爪甲，既不至於感到大不便利，像一目失明；也不至於致命，像被勒頸。在現在固然如此；在過去——近古和遠古，又何嘗不然？即使關於它們的生理，開明時代科學時代的人所知較多，然就全體而論，我們和他們對於髮鬚爪甲的看法，及所取的態度，所發出的行爲，爲什麼就必須相差甚遠，呈現兩付面目？世界觀人生觀有過改變，此說可信；至於髮觀，鬚觀，手足爪甲

觀，這不必看全國人鬼大考試的試卷，或古物，歷史，民俗等方面鉤稽採訪的成績，即能預知它們歷來沒什麼大不同吧——一定有人這樣想。

如其你也是這樣想的人之一，我們不得不向你致警告：有許多出你意表的，將使你失笑，詫異，或竟駭怪的事實，在下面等候你；它們將包圍你，到你取消你的先見，容納了它們為止。

在引見這些衣冠古怪，相貌猙獰（或者滑稽）的客人們之先，讓我們且把它們的模樣和我們自己對於鬚髮爪甲所持的態度之確為兩種神情，提要一叙，以便你心裏有個準備。

我們自命為新人者，對於鬚髮爪甲的清潔整齊，自然予以相當的注意。為講求美觀或衛生而認它們有修剪之必要時，我們毫不吝惜的脩剪了。我們各人理髮，脩鬚，以及剪手足爪甲的時日，雖有較有定的與較無定的之別，目的却不外乎求便利。修剪或自落的鬚髮爪甲，和旁種廢物一樣，被我們坦然的排去我們的左右。有

誰把自己或旁人的亂髮或手足爪甲，放入景泰藍的小盒或德國製的保險箱？有誰因為身體不疏服，做事不順利，而想起前幾天遺棄的髮或手甲，於是大驚小怪的去查問它們的下落，萬一查問不出，竟登報懸賞格去找，或一怒而開除了多年使用的舊僕？這裏所說的「自己的鬚髮爪」，非指特別可紀念的鬚髮爪而言；所說的「旁人的鬚髮爪甲」，也並非「亡友馮七的鬚」，或「曹大總統在瀛台頒賜的姆指甲，闊四分許，長七分許」，或「呂九姨太太親手剪下來，送給我紀念的手指甲，用指甲草染紅的」，或「遠隔重洋的Josephine的一縷黃金髮」之類……這些都是例外，值得放入景藍小盒或德製保險箱等處的，值得因失去就登封面告白或少用一頓早餐的。我們所說的倒是普通的鬚髮爪，問這些東西有沒有人特別保存供奉，而不成爲笑柄或仇人在傳單上要下攻擊的諸點之一？最末：考慮那修剪下的鬚髮爪甲有沒有用處。北京的「換洋取燈兒的」準要他們嗎？長頭髮在蘇州可以換糖食，在北京可以換鏡子——這我們知道；但是從沒聽說過，短髮或碎腳趾甲也可以換什麼。又如有莫友芝大夫

於此，是東京帝國大學的醫學博士，他出診臨上汽車的時候，會不會有這樣的囑咐？：『我開的那頭髮膏和十指爪甲湯，務必給少爺服，每兩點鐘一次，請您記清！』我們不是不知道用長的光澤的髮做成的「假頭」，可以擺在市場裡賣給小姐太太們；我們也明白，段大總統的小指爪甲，如果在和利洋行拍賣，章士釗先生許因為那是老頭子寫內感篇時代生在指端的，於是坐汜車趕到崇文門大街連嚷三千五，四千六，四千九百五十元的搶着買了去。同上面一樣：我們不是問有特別原因的，而是問一般的鬚髮爪甲，由我們看來，究竟有沒有用處，值不值錢，以上一切問題的答語是什麼，應不言而喻。

我們對於鬚髮爪甲的態度，假使不過爾爾，切莫就根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一條空疏的原則，武斷從前的人或現在的大多數人也只是如此，而且非如此不可。從事實上看來，我們和他們在這件事上，竟好像是隔開一重大洋。我們如果把鬚髮爪甲的修整，認為隨時可做的事，他們却極固執的擇日舉行，以為這些舉動也

有宜日忌日，和人生的各種大事一樣。我們如果決不管那些東西與自己的身體分離之後，以何處爲歸宿，他們對於此點却很留意，務使之入於安全的地點，以爲否則竟於他們本人極其不利。又這些東西，在我們儘管認爲廢物中的廢物——除非因「人情」的烘托，致它們的價格飛騰；但是由前科學時代的人看去，它們往往是大有用處的品物，可以之治療各種輕重的病，奏各種難收的功，達到各種利己或兼損人的目的。

以上一節的話，許好像是，其實却不是，戲言或欺人之談。爲叙明在我國古時已然而且尚未絕跡於現在的髮鬚爪甲觀，確與開明時代科學時代的人所秉者不同，我們將在下面把有關的材料，見於載籍和民俗中的，分六方面向讀者陳述。在叙述的工作之外，我們還希望能將那種觀念的出發點或云那種觀念所以能出現的原因，也能多少加以說明。叙述了事實，然後人知科學時代與前科學時代的髮鬚爪甲觀，確是兩付面孔；叙述之外又加以解釋，然後人知前科學時代的這一部分思想，

儘管荒誕，却不是無因而至的。

但有一點，我們最好先交代明白：在題目裏，髮鬚爪甲雖然平列，實際上，我們的材料却以關於鬚者爲較少，關於髮者爲最多。這似乎是必然的：髮爪人人皆有，而且一生下地便有；鬚鬚却不是這樣的普遍，因此古今來，人對於它的注意比較薄弱。

甲 髮鬚爪被認為有藥物的功效

這總該是一樁出人意表的事吧。認牠們能治輕微的病，或者還不足為奇；所奇的是有些極險的內外症發作了，衆人也向牠們乞靈。

我國的各種治療術（1醫學的治療術；2巫醫的治療術；3民間相傳的簡易治療術），其源流與現狀，都很值得研究。這三種治療術的研究，恐須同時進行；因為在事實上它們底確是互相影響互相假借的。譬如所謂醫學的治療術，它在理論上儘管排斥其他的兩種治療術，極不願意旁人把這三者混為一談，或者相提並論；但是實際上，它自己所深信不疑的觀念，方法，和藥物，其中必有一些，原本是它所蔑視的那兩種人所創，雖則它借了來之後，許用它自己的術語潤色過，重解釋過，以至於這些觀念，方法，藥物，久已成為它的系統裏的原質部分了。醫士們承認有些外敷藥，須以唾沫（口津）調用，但是我們如一考用唾的來源，不難發現那的確是

的供獻。(著者新近寫了一篇短文，專論關於口津的迷信。本書出版時，它大概也已發表了。)

上述三種治療術的研究，似應包括以下幾方面：——

1 病理方面——它們以爲各種病的病源是什麼？

2 診斷方面——它們怎樣斷定病者現患何病？

3 治療方法方面——怎樣爲病者除去所患？

4 藥物方面(第三方面之一子目)——內服外用的是些什麼品物？怎樣配合？等等。

我國人歷來用爲藥物的東西，可驚訝者，很多很多；鬚髮爪甲，還是其中比較不甚駭人聽聞的呢！但我們在現在既以髮鬚爪甲爲題，其餘的只得撇開不講。而且我們所論，又暫以見於醫書者爲限；但如我們頃所說，寫醫書的醫士們所著錄的思
想與方法，往往源於非醫士們。

我們寫本書這一部分之時，雖也參考了好幾種方藥書（唐人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唐人王燾的外臺秘要；宋政和證類本草；聖濟總錄），然大致以明人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爲本。這不沒有相當的理由的。我國所謂本草，其實是藥物學書；然有時又將相傳的經驗方，按其所用的主要藥品，分載各物之下。因舊有神農嘗百草之傳說，故出世最早的一部本草，被推與這位想像的「文化英雄」，得了神農本草之名。後代屢有增輯，而以李時珍之書爲集大成。李氏至少有兩大成績：（一）入藥品物，蒐輯殆遍，又能以新的分類法排列之，綱舉目張，檢查最便，（二）所附「發明」與藥方，博采羣書，無奇不備，荒唐之語，經驗之譚，毅然並陳，足供參考。有此二因，不但學醫者至今奉爲必讀之書，即我們的研究，亦不能不靠它供給材料。

我們所論的髮鬚爪甲，都被李書收入「人部」。據他的考證，神農本草中已有「髮髮」。至於髮鬚是何物，在他以前，却沒有公認的解釋；李當之云爲「童男髮」；

陶弘景自認不知，疑卽「亂髮」；唐人蘇恭說是「髮根」；宋寇宗奭則認爲「陳髮」。另一宋人名雷斅者最膽大，他徑斷爲「男子二十已來，無疾患，顏貌紅白，於頂心剪下者」。這些解釋之中，哪一個最與神農本草合，且不去管它；我們所不可放過的，是童男髮與丈夫頂心髮之特別被人標出。此二種髮顯然是被認爲髮中最可寶貴的。李時珍就承認雷斅之說；但他又斷髮髮爲「剪鬚下髮」（註一），以別於「梳櫛下」之髮爲「亂髮」。在孫思邈的千金翼方裏面，我們查過，「頭髮」與「亂髮」二物，也是分載的。

在神農本草中，髮髮的功效已經很大：它治「五癰關格不通，利小便水道，療大兒驚，大人瘥，仍自還神化」。若拿本草綱目來看，將見髮髮與亂髮的「主治」，種類之多尤令人吃驚。我們且把本草綱目所錄的各項，分類抄在下面；讀者對於此點，如果要得到正確的觀念，就應耐心一閱。

1 小兒病——驚熱百病，熱瘡，客忤（註二），斑疹，重舌，燕口（兩角生